



语文知识丛刊



1

语 文 知 识 丛 刊

1

北京市语言学会编

地震出版社

1981

刊名题字：叶圣陶

《语文知识丛刊》编委会

张寿康(主编)

陶伯英 李裕德 奚博先

语文知识丛刊 (1)

编辑：北京市语言学会
北京车公庄大街6号

出版：地震出版社
北京复兴路63号

印刷：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787×1092 1/32 5¹/₂ 印张 1981年9月出版
统一书号：9180·145 定价：0.45元

目 录

1981年9月出版

前言.....	张寿康(1)
给北京市语言学会《礼貌和礼貌语言手册》 编写小组的回信.....	叶圣陶(2)
字句的逻辑性.....	王 力(3)
谈“关联”.....	张志公 陈淑钦(11)
同自学青年谈谈过语文关.....	张寿康(25)
怎样标调.....	张成材(34)
浅谈“同字异读”.....	吴海然(36)
从“束”还是从“束”?.....	荣可吉(41)
用《新华字典》正音辨形求义.....	熊效孟(43)
谈“看”的同义词语.....	郭国英(52)
谈同义词语在文章中的作用.....	可 夫(57)
现代汉语中的古象声词.....	耿二岭(58)
一词多义浅说.....	林杏光(62)
鲜明 生动.....	倪宝元(68)
试谈成语的翻新和改造.....	张学贤(74)
浅谈惯用语.....	王桂华(78)
时间和方位的表达是灵活的吗?.....	徐 青(85)
论词组的表达作用.....	华宏仪(86)
动词 AABB 重叠式的表达特点.....	常 春(90)

“所字结构”的结构形式	邵 霭 吉 (96)
定语和状语的一般排列次序	孙承欢 (101)
单句和复句的辨认	王书贵 (104)
关于多重复句的分析	郭大凡 (107)
古今汉语十个关联词语的对照	黄德焘 (113)
关于分号[;]的定义	钱进德 (120)
“歧义”小谈	朱文献 (124)
结合病例谈谈使用“等”的几个问题	徐复岭 (126)
句式的恰当选用	朱泳斌 (132)
谈“杂糅”	马 真 (140)
对《哥德巴赫猜想》中几个句子的评改意见	韦一心 (145)
《天山景物记》几处语病质疑	戎椿年 (147)
要注意字词的使用和推敲	徐世英 (149)
列举和分承	李裕德 (152)
评改一篇新闻报导	吴廷枚 (156)
标点符号评改	蒋荫楠 (159)
语文自学练习	黄庆发 顾德希 (163)
自学语文的好教材 ——介绍《语文学学习讲座丛书》	郑庆茹 (170)
北京市语言学会举办现代汉语讲座(22讲)	(84)
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召开首届年会	(139)

前 言

北京市语言学会于一九八〇年成立之后，陆续收到会员的论文，也收到各地的语言工作者寄来的一些论文；有几种语文刊物也转来了一些文章。为了繁荣语言学事业，为了传播语文知识，为了让一些对语言科学工作积极热情的同志们能为语言科学事业贡献力量，我受北京市语言学会的委托，从上述来稿中选择一部分编辑《语文知识丛刊》。叶圣陶先生、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和张志公先生都十分赞助这一工作，又蒙叶圣陶先生为本刊命名并题写了刊名。

丛刊的读者对象是自学语文的青年、高中学生、中小学语文教师和具有中等水平的职工干部，丛刊对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有一定参考价值。丛刊暂时不定期，由出版社出版发行。入选的文章都是具有一些新意的，对丰富人们的语文知识，提高人们的语文能力会有一定好处。各地的同志们如愿惠稿，请寄北京市语言学会（车公庄大街六号）。于由处理稿件的人力有限，请自留底稿，不用的稿件就不再璧还了。稿子寄来后三个月无通知者，可自行处理。采用的稿件按出版社的规定付给稿酬。

张 寿 康

一九八一年二月

给北京市语言学会 《礼貌和礼貌语言手册》编写小组的回信

(1980年10月7日)

叶 圣 陶

来书诵悉。承告将编辑《礼貌和礼貌语言手册》，其分类及实地调查之办法，我皆赞同。

此编务须使览者明晓，所谓礼貌语言决非虚文俗套，人与人相处，盖本当如此。所谓诚于中而形于外，果能认真待人接物，出言吐语自当力求其适当，使对方闻而愉悦、舒服。

此编自必多举例语。似可就例语中酌取数例加上说明，使读者知道照此说法为什么好，如果换一种欠礼貌的说法为什么不好。这样说明可使读者“隅反”，足下以为可行否？

字 句 的 逻 辑 性

王 力

字句的逻辑性的问题一般常常认为是语法的问题，逻辑上有毛病被认为语法有毛病。比方说，主谓不合或动宾不合，一般就作为语法问题来讲，其实严格说起来，这都不是语法问题，因为主谓搭配不妥当，常常是因为搭配得不合理，并不是不合语法。譬如我们说一种动物吃草或不吃草，这要根据它的实际情况，说老虎不吃草，羊吃草，这就没有毛病。如果说老虎吃草，那么这句话就有毛病了，因为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它是不合理的，也就是不合逻辑的，因为老虎是不吃草的。但是“老虎吃草”这句话是合语法的。所以所谓主谓不合，严格说不是语法问题，而是逻辑问题，也就是说你这句话不合逻辑，没有道理，不符合事实。写文章出毛病，常常出在这些地方。我们看报纸、杂志，常常看见有些句子不通，为什么不通？就是不合情理，没有那个道理。我认为现在报纸、杂志上有些文章有毛病，常常就是造句上的毛病。我们的古人也讲写文章要通顺，通顺就是字句用得妥当。所以我们不能轻视造句的问题。这里我着重地讲造句的问题。

第一，所谓语法错误问题。

我看了一些同志写的文字材料，有些问题，现在举例讲讲。这种情况是报纸杂志上比较普遍存在的。

• 这篇文章是我在中联部的授课讲稿，是据录音整理出来的。

先讲主谓不合，就是主语和谓语搭配不妥当。例一：一个文件说，开了一个什么会，“大家明确了方向，鼓舞了斗志。”说大家明确了方向可以，说大家鼓舞了斗志就不对。鼓舞常常来自另外方面，不能说大家鼓舞了斗志，说大家很受鼓舞就对了。

例二：“对群众的反映迟疑。”这句话就错在反映迟疑上头。平常说反映迟钝，不说迟疑。疑表示疑惑拿不定主意，反映只能是迟钝，不能是迟疑，因为反映不是打不定主意。这“疑”字用得合适。

例三：“克服缺点，加强党的建设以及发扬民主是党在今年十一月召开下届党代会前要解决的问题。”这句话很长。附带讲一句，希望大家少写长句子。我注意到报上有些不通的句子，常常是句子长了，长了就不好照顾。这句长了，有些毛病。这句话紧缩一下就是：“克服缺点，加强党的建设以及发扬民主是要解决的问题。”这就不通了。因为这三样不能算作要解决的问题，只能说“如何克服缺点、加强党的建设……是要解决的问题”。怎么样去克服缺点、加强党的建设等才是要解决的问题，解决怎么样的问题。不加“如何”二字，句子就不通了。这叫主谓不合。

第二种情况，动宾不合。

例：有个文件说，“要增强共产党。”这个说法就不好。我们平常说一个国家很强，没有人说一个党很强，怎么加强它？应该说加强领导或什么，下边应有东西，单讲增强共产党就不通了，而且增强一词也欠妥当。

再有，有的动词应该有宾语，但有时忘了说出来。这种毛病常见，不再举例了。

第三种情况，定语不合。

例：“要尊重群众中不同的政治、思想观点。”讲政治、思想好懂，思想观点就不好懂了。

第四种情况，补语不合。

例：“却打得措手不及。”这句问题出在“得”字。动词底下用“得”字，后面的补语常是动词的结果。如：打得小孩哭起来；打得他很疼；打得他头破血流。这些都是打的结果。说打得措手不及，不是打的结果。这种句子只要改一个字，改成“打个措手不及”就可以了，或者改成“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第五种情况，滥用省略。

本来写文章有所谓省略的说法，但不能用得太多。现在写文章的毛病一方面是句子写得太长，另一方面是走另一极端，不应该省的地方省了，这两样都不好。

例一：“现在不少地方的小麦已经摘掉低产的帽子，被誉为高产稳产作物，已有四百斤以上的省，五百斤以上的地区，八百斤以上的公社，千斤以上的大队。”这句话省得太多了。你不仔细看，可能看不懂，如果广播起来恐怕更不好懂。上面讲“不少地方小麦已经摘掉低产帽子，被誉为高产稳产作物”，下面讲“已有四百斤以上的省，五百斤以上的地区，八百斤以上的公社，千斤以上的大队”，上下没有联系，使人莫名其妙。到底四百斤、五百斤等是什么东西，怎么回事，让人看不懂。这就是省得太多了，不该省的地方也省了。这句至少要在“已有”后边加上“亩产”两个字，省了就不行了。

例二：“这个纲领对内主张进行普选……对外实行不结盟政策。”这句在“对外”后边省了“主张”两个字，对外也应说主张，不说主张容易让人误会。“对外”后边不说

“主张”，好象不结盟政策已经实行了，不是主张。这样省就不合适。或者把“主张”两字移到“对内”前边去，使它总领“对内”、“对外”。

以上一段所谓语法错误，其实严格说起来还是逻辑性的问题。

第二，用词不当的问题。

用词不当，常常是由于不懂词的意义。本来在中小学已经学了语文，怎么对基本汉字都不认识，对常见的词汇还不理解？仔细想来，还就是因为不太理解这个词的意思，所以用错了。有些不是不懂，是不谨慎，没有认真动脑子考虑，认为那么用就行了。最近我看《红旗》杂志，很多地方用“亲自”，什么领导都“亲自”，是不是应该说“亲自吃饭”？这种写法，意思是重复的。既然你去做那事，难道不是亲自？不是“亲自”怎么去做呢？当然，有时候那位领导同志平常不来管这事，或者从职位上说他可以不管，但亲自去管了，可以用“亲自”。如果不是这样，只是说到会指导工作，就不必说他亲自到会。本来就应该到会，还亲自什么？意思上也重复了。有时为强调也可以说，可是要强调得妥当。

前些日子有个文件，我看了提了意见。文件说：“大家都表示要为争取台湾回归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这句话毛病出在“一切”上。我说，你把一切力量都贡献给台湾回归祖国，你还有什么力量贡献给四个现代化？强调不妥当就错了。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天电视里讲，“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到了我们中国的历史古城西安。”“古城”难道还没有历史吗？有历史难道还不古吗？你又是“历史”，又是“古城”，太

重复了，不需要这样。或者换一个提法，叫历史名城也可以。说“历史古城”意思就重复了。还有一次，电视里介绍一个地方的茶叶，说茶叶很好，“有浓郁的清香”。你看这怎么理解？你相信茶叶的香味很浓郁，还是相信清香。按我理解，浓就不清，清就不浓。如说给我做一个清汤，这汤就不能浓。但为什么说茶叶的香味又浓又清，怎么理解？恐怕这个同志不大懂什么叫浓郁，他是要强调很香很香，香得“浓郁”了。

再举个例子：早些时候，听广播，看报纸有这种说法，叫“深切缅怀周总理”。说深切悼念周总理，深切怀念周总理那是可以的，说深切缅怀就不行了。“缅”本来就是深远的意思，说深切缅怀就重复了。从这几个例子看，什么叫缅，什么叫浓郁，可能他不懂。但也有时是懂得的，只是由于不谨慎，写了“历史古城”，这样就用词不当了。

用词不当一类包括用词重复和冲突。重复的如“历史古城”，冲突的如“浓郁清香”。

第二种情况是词义不合。前些日子有位同志批评《新闻战线》上对“水平”一词的用法，认为用得不得当，用得太乱了。水平即水的平面，后来经常用来说高低，如水位涨了水平就高，水位降了水平就低。后来用到生产里也讲水平。现在报纸上常常出现达到历史最好水平。那位同志批评说，不应说最好水平。我很同意这个意见。水平既然是水的平面，它永远是平的，不会不平，所以水平没有好坏的分别。所以我们可以说提高生产水平，没有人说改善生产水平。又如：“这个群众性斗争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这个说法也不妥当，水平只有高低，深度、广度和水平搭配不妥当。

第三种情况是并列结构或平列结构运用不当。常常发现报刊上把两样东西、两种事物摆在一起说，或两种修饰语摆在一起。可能作者认为这样比较省事，但两种事物、两种形容词性质很不一样的，不分开有时就不合适，甚至出错误。报纸上这种错误很多，我在《新闻战线》上谈了这个问题。

例一：“对刘仁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和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工作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彻底推翻了一切污蔑不实之词。”这两种事摆在一起说，一个是以刘仁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另一个是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工作。一个是人，一个是事。两件事并起来说，底下就出毛病了。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大概是讲“十七年的工作”，彻底推翻了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大概指的是刘仁等同志，不能对工作说推翻污蔑不实之词。现在这两样搅在一起说，就不清楚了，就不好懂了，甚至不合理了。

例二：“普遍反映受到一次生动、实际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毛病出在“生动、实际”上。“生动、实际”两个形容词摆在一起是很不顺的，“生动、实际”是不同性质的，最好删掉一个。“实际”没有什么意思，生动的当然是实际的，不实际还有什么生动可言？附带讲一下，是否一定要用“生动”，现在“生动”满天飞，是否可以换别的。

例三：“对一些重要问题还积极参与处理、催办。”问题出在“处理、催办”。“参加处理”是可以说的，“参加催办”就不能这样说；“处理重要问题”可以说，“催办重要问题”，就没有这样说的。“参加处理”和“催办”应该是两回事。对一件事，你既参加处理了，还谈什么“催办”？这句话中，“参加处理”可能是对“重要问题”说的，“催

办”恐怕是对另外的事说的，催办什么事没说。这样两件事搅在一起，让读者没有法子看懂。

第四种情况，意义模糊，人家不大清楚你想说什么。

例一：“非洲特别是黑非洲国家一般比亚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还落后几十年，甚至一个历史时期。”“落后几十年”好理解，“甚至一个历史时期”不好懂，什么叫“一个历史时期”，我看了不懂。历史时期是否指一个世纪，如果是，索性说一个世纪。历史分期到现在还有争论，“落后一个历史时期”意思不清楚。

例二：“这些改革并未根本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没有改变生产关系好懂，没有改变农村的阶级结构，我是看不懂什么叫阶级结构，是不是还是阶级关系？写出来使人看不懂，达不到写文章的目的。

例三：“有些问题如住房，市政设施等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加以解决。”这里边不好懂的是市政设施。文章前边已经讲了，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如交通问题已经解决，那些问题也是市政呀，现在再来一句住房、市政设施等，似乎住房又不属于市政设施。那么市政设施是指什么呢？很不清楚。如果说“住房及其他市政设施”就好懂了。

我们平常写文章，甚至于说话，自己心里想得很明白，说出来，没说清楚，别人不懂，或懂了感到不妥当，大多数是不懂。很久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意义不明》，即写的文章意思不清楚。我曾经打了一个比方说，我找一样东西，他告诉我，就在抽屉里，你去拿好了。但没说在哪个抽屉里。他心里想是在那个抽屉里，但没有说，我就不知道在哪个抽屉里了。自己想得很明白，说得不清楚，常常使人不清楚。

第五种情况，某些常用的词语不要滥用。这里提几个，如“开始”、“初步”、“进一步”。这是在文章里常常用到的，也是近几十年才常用的，特别是“初步”、“进一步”，解放后才常用。“开始”是开头，有些动作行为，它本来就是说开始，用不着再说“初步”，否则意思就重复了。有一天听广播说，开始着手做什么，那就没有意思，着手本来就是开始，还说“开始着手”干什么？

例：“……开始出现一些不利于资产阶级、反动派的革命力量。”平常我们说出现，总是指开始，恐怕没有说开始出现的，只有说继续出现、仍然出现的。所以开始出现是重复的，“开始”用不着再说。

“初步、进一步”用得妥当的话，本来是很好的，很合逻辑的。我们说事情初步这样做但没作好，底下还要进一步做，要用“初步、进一步”。但是用滥了也要出毛病。如有的文章说，初步贯彻了什么政策。“贯彻”的意思彻底执行了，都“彻”了还“初步”什么？还有“进一步”也是，要用得谨慎，有时可以不用，比用更好。譬如，一个文件说，“一个运动进一步深入展开。”我看深入展开就行了，因为深入展开已经包括了进一步。又例如，“进一步认清大好形势。”这也不大好。因为你已经认“清”了，不要再认了，“清”了就不要再进一步。而且大好形势常常是有时间性的，现在的大好形势和以前的大好形势不是一回事，无所谓“进一步”。有时有些本来是很好的词，用滥了倒反而不好。譬如，“进一步认清了”用“进一步”，就减轻了那句话的力量，不如说“认清了”这句话倒有力量。

谈“关联”

张志公 陈淑钦

汉语不靠形态变化作为主要的语法手段。怎样把最小的语言单位，比如叫作“语素”，组合起来，组成许多的词，把语素、词进一步组合成更大的语言片段，比如叫作词组、句子、语段，有汉语一些特定的办法，从中可以归纳出一些特定的规律。“关联”就是这些特定办法之一，并且是很重要的，应用很广泛的一种办法。应当说，“关联”是汉语的一种重要语法手段，在不少情形之下又具有修辞性的表达效果。因此，从语法研究的角度，尤其是从应用的角度，“关联”很值得重视，值得多作一些探讨。

关联，指的是用一些起关联作用的词，把比较小的语言片段联结起来，成为比较大的语言片段。

大家对于汉语里这种现象是注意到了的，并且把某些起关联作用的连词和副词叫作“关联词”或“关联词语”，例如“不但……而且……”，“连……都……”，“越……越……”等等。事实上，除了通常被称作“关联词”的那些词以外，能起关联作用的词还有不少。如果凡是能起关联作用的词，或者某些词当它们在起关联作用的时候，都称为“关联词（语）”，那么，“关联词（语）”的队伍比现在通常说的还应当扩大一些。本文无意于多作“正名”之辨，而是主要着眼于对汉语这种独特的语法现象稍作探讨。

一

各级语言单位，从语素到语段，都可以用关联的办法联

结起来，产生各种关系并收到各种不同的表达效果。

(一)语素和语素

①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②这妇人正手里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倒去，不端正，却好

打在那人头巾上。（《水浒》二十四回）

例①用“而”联系两个粘着（不能独立的）语素“慨”和“慷”。“慨而慷”与“慷慨”的意思基本相同，但是所起的修辞作用不同。前者与诗句的字数和平仄都有直接的关系，而且表达上比“慷慨”气势更为磅礴；例②中“不……不……”联系粘着语素“端”和非粘着语素“正”，“不端正”却是“端正”的意思。又如“不尴不尬”（“尴尬”是双声的联绵词，严格说起来不能拆开插进什么），但从表达上来看“不尴不尬”要比“尴尬”内容丰富得多。

口语里还常说“不干不净”，“不清不楚”，“不言不语”等，显然与“不干净”，“不清楚”，“不言语”，表意上更含有强调的意味，程度上，自然有深浅之分。前者比后者深。“不干不净”就是“很不干净”，“不清不楚”就是“很不清楚”。

(二)词和词

①他一边做一边讲，往往要重复十几遍，然后才让大家动手，他跟着看。（赵树理《套不住的手》）

②他长得又高又大，聪明又能干。

③他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鲁迅《阿Q正传》）

④你们俩有一个人是对的，不是你，就是他。